

中東歐的中國移民——九零年代紀實

鄭得興

一、前言

中國移民之移動方向常因歷史因素而改變，清末以前的中國沿海居民為謀生而遷徙東南亞、東北亞、北美及中美等地，一次大戰期間中國北京政府曾派遣勞動人口至歐洲參與戰地工事之建設，其中有不少是來自浙江青田，戰後有部分隨即居留在歐洲成為中國移民。50年代的中國共產政權改變移民政策，起初鼓勵海外華僑歸國參與新中國建設，但隨中國大陸內部政治鬥爭轉劇，中國的移民政策轉為嚴峻，甚至有海外關係的中國居民都受到嚴苛待遇。50年代的共產中國與西方世界斷絕往來，在冷戰期間的最初十幾年內加強與蘇聯及東歐集團的雙邊交往，1950年初中國與蘇東集團互派留學生，他們部份成為共產中國最早的海外移民，1960年代中蘇交惡，中國隨即中止與東歐集團的進一步交往。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移民政策又逐步建立制度，隨著對外開放的幅度，中國移民又開始前往海外尋找生機，1980年代前往西歐國家的中國傳統僑鄉大都集中在浙江及福建一些城市，例如溫州、青田及福州附近地方等。1980年代末中東歐（前東歐共產集團）民主化，並在關閉國界數十年後再度對外開放，開放初期由於政策不完善且存在制度漏洞，中國移民於是利用中東歐為前進西歐國家的跳板。

1990年代的中東歐國家轉向歐盟，其移民政策在歐盟的要求下逐漸趨向制度化及更為嚴格。

不過在中東歐市場自由化的推展過程中，中國移民在此地尋找不少生活機會，也於是將中東歐從過境國轉成目的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持續加溫，許多下崗、下海的中國勞動人口，在海外關係網絡的牽連，甚至在資訊不充分下紛紛冒險前進中東歐。這批前往中東歐冒險的人包括各行各業，有曾經是國家幹部、學校教師、廠辦人員及一般勞工等，他們有大學畢業的知識份子，也有不太識字的文盲或半文盲。他們到了中東歐大部分從事的工作都是從擺攤賣衣服、鞋子及玩具或其他簡單生意開始，逐步積累資本之後，再開辦中國餐廳或做其他貿易。他們有些人成功，賺了大錢，但也有不少人賠了老本，甚至丟了性命。1990年代的中東歐是中國移民冒險的新天地，他們透過種種辦法，包括偷渡，到了中東歐國家，隨即面對當地嚴峻的後共產社會，不僅要應付當地貪污腐敗的官僚體系，還有中國人的剝削欺凌，能生存下來的中國移民都曾歷經人生淬鍊，具有豐富的生命史，在中東歐特殊的歷史時空下，他們共同編織了一部中東歐的中國移民史。

有二位義大利記者（Raffaele Oriani及Riccardo Stagliano, 2008）訪問了中國移民並出了書，書名為「不死的中國人」，副標題為「他們幹活，掙錢，改變著義大利，因此令當地人害怕」。為什麼中國人會不死呢？原來是護照的照片可以假冒更換，活的人利用死去中國人的護照及其名字與身分，從此換了個人似的繼續「活著」，而這

本護照的姓名與身分將一直流傳給不同的中國人利用。中國移民的勤奮確實改變了移民接受國社會的生活形態，中國移民提供了便捷及便宜的生活必需品，但同時也令當地人無法苟同其工作態度，因為人需要休息、需要度假，中國人怎麼可以一週工作七天，每天工作超過十個小時！在中東歐的中國移民情況亦是如此，何況中東歐過去都是封閉社會，如今接受外來移民仍需要適應期間，1990年代中東歐的中國移民歷經時代變化的格局，如今再回顧這段移民過程，不勝吁噓。那段期間的中國移民有許多臥虎藏龍，他們留下了許多作品，有小說、散文及紀實文學等，透過這些文本可以體會1990年代中東歐中國移民的生命故事及移民史，以下我將從幾本書裡摘述那段歲月的中國移民在中東歐的經歷。這些書包括「歲月並非永遠如歌——中國人『闖東歐』的故事」（小說，新宇著）、「夢斷東歐」（小說，劉戰英著）、「拼著——在俄羅斯和東歐的新華僑」（紀實，莫邦富著）、「白魚——遊蕩東歐的中國商人」（小說，沙岩著）、「淚灑多瑙河——中國人在匈牙利」（小說，李中強著）、「中國人在東歐——90年代新熱潮，出國掏金紀實」（紀實，茂春著）、「茫茫東歐路」（紀實，凌一鳴著）。以上文本描述之地大致發生在匈牙利及羅馬尼亞，少數描寫其他地區如捷克、波蘭、奧地利等，1990年代大部分的中國移民主要集中在匈牙利及羅馬尼亞。

二、從「國際倒爺」說起

1990年代中國移民前往中東歐的路徑主要有四條：(一)從俄羅斯遠東地區到俄羅斯的歐洲區域，主要是來自中國東北的移民從俄羅斯遠東地區到莫斯科，以貿易商和學生為主；(二)從莫斯科到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捷克共和國，1980年

代末首先是匈牙利，1990年代初繼之羅馬尼亞和捷克對持有中國護照者都曾規定免簽，因此1991年至1993年間，有一大批中國人前往這些地區；(三)從匈牙利到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其他地方，1992年初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稍後捷克共和國）是最受歡迎的目的地，而中國移民也到斯洛維尼亞、波蘭、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烏克蘭、俄羅斯、立陶宛，波士尼亞戰爭結束後，也去了南斯拉夫和波士尼亞；(四)從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到德國、奧地利、義大利（Nyiri, 2003:239-265）。

中國移民到中東歐的路徑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地點是莫斯科，一批想一夕致富的中國人搭乘從北京出發到莫斯科的國際列車，在火車上就開始了對俄羅斯的商戰，他們被揶揄為「國際倒爺」（國際行商），主要是利用長途火車靠站的短暫時間進行買賣，「從北京開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一周兩趟，其中一趟是中國管轄的經由蒙古首都烏蘭巴托的地第3次國際列車」（莫邦富著，2002:12-13）。火車票價不算太貴，但由於去俄羅斯和東歐的華人太多，車票供不應求，結果黑市的「轉手票」大概都是高出三四倍的價錢。莫邦富是華裔日人，身為一名記者，他1992年從北京出發開始探索80年代以來前往俄羅斯及東歐「新華僑」的足跡。在火車上他看到了中國商人「備戰」的一幕：

從北京出發的列車，途中在南口、青龍橋、康庄、張家口、大同等站停車。隨著列車途中一次又一次停車，我發現了一種奇妙的現象。這趟列車的乘客身上，沒有一絲進行長途旅行的遊客的悠閒，反到像戰士即將迎接一場持久戰似地忙碌，他們不是忙著儲備食物，就是忙著整理行旅，都無暇他顧地在準備著什麼。在僅僅幾分

鐘的停車時間哩，他們見縫插針地整箱整箱地買來酒精度數高達60度的北京附近釀造的地方名酒“二鍋頭”以及啤酒、方便麵等食品，揮著滿頭的汗水，源源不斷地將它們搬進列車。此外，還有蘿蔔、白菜、雞蛋、炸雞串、寬麵條、豬肉方子、水果……所有的食品，好像沒有他們不想買的（莫邦富著，2002:12-13）。

這批中國的國際倒爺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利用俄國90年代後共產社會仍不穩定及物質匱乏，與中國人夢想快速致富的奇想，結果在中蘇雙方人民的供需上取得平衡效果。踏上前往莫斯科的第3次國際列車，擠滿了一試機會的中國人，列車進入了俄羅斯國境，買賣正式開始。

我被一種異乎尋常的喧囂吵得睜開眼睛，急忙拉開窗簾一看，不由得對展現在眼前的情景發出一聲驚呼。在白雪皚皚的車站站台上，聚集著大群的俄羅斯人，他們伸長脖頸望著國際列車進站。11月的烏蘭烏德氣溫接近零下20度，但是，俄羅斯人站在冰天雪地裡忍耐著刺骨的嚴寒，等待著每周一次來自北京的國際列車。目睹此情此景，顯然俄羅斯物質嚴重匱乏的程度，已經遠遠超出我的想像。

第3次國際列車內似乎變成了一鍋滾水，大家既興奮又緊張，都把面對站台一側的車窗最大限度地開大，從窗戶盡可能地探出上身。有的人對著俄羅斯的顧客十分熱情地呼喚著“麥達牟（夫人），麥達牟（夫人）”，有的人則嘶聲力竭地吆喝著“盧布，盧布”，都爭先恐後地推銷帶來的貨物。

一疊一疊厚厚的盧布紙幣紛紛從車窗飛進來。為了在短短的停車時間內銷售得盡可能多些，他們沒有餘暇把陌生的盧布紙幣一一查點清楚，只是粗略地望上一眼，覺得錢款和欲購貨物大體相當，就不斷地把羽絨服、皮夾克或者運動鞋、手套從盧布非進來的通道向著那些目光焦急、緊盯著車窗等在站台上的俄羅斯人，也沒有挑剔花樣、型號的餘地，大部分人只能認可拿到手上的東西。

面對著大量的盧布紙幣和羽絨服眼花撩亂地飛上飛下的情景——這恐怕是在其他國家很難目睹，但是在俄羅斯的烏蘭烏德站卻如火如荼地展開的情景，我只是木然地望著，採訪之事早已忘到九霄雲外，當我愔然驚醒的時候，國際列車已經開動了（莫邦富著，2002:24-25）。

中國的「國際倒爺」是改革開放後一批批前仆後進、懷抱著致富夢想且辛勤的中國人，他們搭乘前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亦開啟了前往中東歐國家尋找冒險的機會。其中也有留在俄國境內成為中國移民，不過當俄國治安惡化及中東歐新商機的浮現，這群中國「商人」們又開始尋覓下個目的地。

三、前進中東歐

「歲月並非永遠如歌——中國人『闖東歐』的故事」（小說，新宇著）、「夢斷東歐」（小說，劉戰英著）、「白魚——遊蕩東歐的中國商人」（小說，沙岩著）、「淚灑多瑙河——中國人在匈牙利」（小說，李中強著）、「茫茫東歐路」（紀實，凌一鳴著）以上五本藉由小說及紀實文學形式，描述了1990年代中國移民在中東歐的生活經歷，主題及內容大都較為灰暗，不過皆呈

現了相當真實的移民生活過程。1988年中國與匈牙利締結相互免簽協定，儘管如此，1989年以前除中國大使館人員之外，在匈牙利很難看到華人，不過到1992年，華人旅居匈牙利的人數已超過了三萬，此際華人在布達佩斯就不那麼罕見了（莫邦富著，2002:95）。李中強在「淚灑多瑙河——中國人在匈牙利」小說裡這樣描寫著「匈牙利熱」。

匈牙利不要簽證，這是個“優勢”，匈牙利劇變之後政策開放似乎幹啥都行，這是個“信號”，從那回來的人說，錢好賺得儼如遍地都是，這是個“誘惑”。於是，兩年前許許多多的中國人著了魔似的“熱戀”起匈牙利來。幾百甚至幾千美元的“買單錢”算什麼？到那自可掙回來；辭職砸了“鐵飯碗”算什麼？那有個“金飯碗”在等你；拋家捨業算什麼？不吃苦中苦，哪得人上人；背井離鄉算什麼？好男兒志在四方。一時間，呼朋喚友搭伴，東拼西借湊錢，體檢所也忙，公證處也忙，火車站也忙，三教九流的中國人，懷揣一本平生第一次擁有的護照，心存萬種說不清是喜是憂的念頭，橫跨過廣袤恢弘的西伯利亞，終於摸到了多瑙河上那顆“大明珠”——布達佩斯（李中強，1993:1）。

匈牙利給與中國人免簽之後，中國人要出國僅需要一本護照即可，但這本護照須要根據有國外的擔保信或邀請信，於是就出現了「人販子」，1989年按地劃分的價格如下：「一類地區：福建、浙江、廣東每位6000至1萬美元。二類地區：上海、東三省3000至6000美元一位。三類地區：北京和內地其他省分每位2000至3000美元。」以上是匈牙利的價格，而每份邀請書的成

本不到10美元（茂春，1992:4）。這中間過程有許多人被人販子騙，非法交易及偷渡的情況普遍。偷渡往往要冒上很大的風險，凌一鳴在「茫茫東歐路」（紀實）中描寫了偷渡者的可能情況。

那男子把我們的地圖攤在桌上，指著靠近阿爾卑斯山麓奧匈交界的幾個邊界城市：肖普朗（SOPRON）、科申茲（KOSZEN）、桑伯特黑伊（SZOMBATHELY）等地說道：“據說，從這幾處過去的人較多，那邊是山道、森林，易於躲避，只是千萬別碰上巡邏隊。”然後他用手是做著扣動板機的姿勢，繼續告訴我們：“有一些被發現後還繼續逃跑的人，就多被打死在國境線上……”（凌一鳴，1993:83-84）。

中國移民到了匈牙利之後，總是希望盡快加入賺錢行列，先以還清出國手續的債款，繼之準備賺錢過好日子，及匯款回家。凌一鳴在「茫茫東歐路」（紀實）中描寫中國移民初到布達佩斯後，隨即了解當地市場狀況。

到匈牙利已經跑了兩天了，今天上午我又同文姐親自到布達佩斯49路電車終點站所為“大市場”去探了探。據說這裡是布達佩斯最大的自由集貿市場，來匈的中國人及外國人大都在此經營，值得一探。

電車一到終點，還未下車，憑著車窗就可見到窗外黑壓壓人群一片。萬頭鑽動，遮陽傘、塑料棚、太陽帽、地攤布，場內場外，在陽光下反射出五顏六色的光采，有如人潮的海洋。然而這般熱鬧盛況，只能遠看，不可近觀。進得場去，只見集市破爛不堪，環境極差，在一塊不到兩百平方

米不到的泥巴地上，四周圍上些簡單的柵欄，裡面一行行布了些簡易的台架--這就是“練攤”的櫃台。一人占一塊，攤上塊塑料布或報紙、硬紙盒什麼的，就可擺上你自由帶來的貨物經商。

據說，這可是要起得早才能站上的呵，有些中國人還特意租住在附近，以便每天早晨五點鐘就能來此，占上一席之地。有了“黃金碼頭”，便不愁一天沒有生意。

各地商人雲集，人流翻湧。有蘇聯人、波蘭人、羅馬尼亞人、南斯拉夫人、越南人及當地商販，當然也絕少不了我們這些湊熱鬧的中國人。所擺商品，大都是一些極廉價的服裝、首飾、小電器商品（電子表、收錄機及電池、磁帶之類）。人們不問質量，只問價廉，我們C城人稱這都是些“跛羅貨”。且就是這樣的貨還見人們分文分文的討價還價（凌一鳴，1993:25-26）。

能在當地的“大市場”找到一塊地方“練攤”（擺攤）就是移民生活的重要起點，1990年代初的移民工作環境仍未受當地政府的關注，而這些市場之所以形成也往往是隨機性，並未有完善的規劃。中國移民販賣從中國帶過來的小商品，並與其他國家移民爭搶地盤，有時形勢相當惡劣。再者面對當地相關單位的貪腐，以及自己同胞的流氓行徑，早期的移民生活處境並不佳。假如是孤男寡女單身在外，面對工作及生活所需，很容易就成了“互動組”，也就是中國移民圈中所謂的“傍家”。劉戰英在「夢斷東歐」小說裡有提到這一段。

病癒後第一天練攤的華娜娜，一見曹仁義的面兒，就率直而不乏嬉笑地提出：“曹大哥，咱們兩成立個‘互動組’吧？”

曹仁義知道華娜娜說的“互動組”是兩個人合在一起做生意，覺得正中下懷，便忙不迭地答道：“那敢情好！”他知道，兩個人合夥做生意，即使是練攤兒，也是多個人多個幫手。一個人主管進貨，一個人主要盯攤兒，生意火紅時一起上，生意清淡時還可以輪流歇一歇。再說，平時遇到問題也可以多個人主意，遇到煩心事兒也有人解勸。在旅匈華商中，大凡獨身男女幾乎全部“互助”在一起了，成了傍家。一男一女實現重組，陰陽合璧，剛柔相濟，出氣都順，生意自然火紅。（劉戰英，2001：12-13）

以上文本大都是描述匈牙利的中國移民情形，另外在沙岩的小說「白魚——遊蕩東歐的中國商人」與新宇的小說「歲月並非永遠如歌——中國人『闖東歐』的故事」則以羅馬尼亞的中國移民為故事背景，在「白魚」中作者提到「出國為了什麼？不就是為了多賺幾個錢嗎？」這是我們這些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闖東歐的弄潮兒常說的話。然而，生活是艱辛的，尤其是在異國他鄉。我雖然沒有輪為靠賭場（CASINO）混吃混喝的白魚，但已經不遠了，我正在承受更加可怕痛苦」（沙岩，2001:2）。沙岩以中國移民混跡賭場點出中國移民生活的許多無奈，賭場確實是許多中國移民駐足之處，有當地賭場因中國移民的一擲千金而事業扶搖直上。另外，在「歲月並非永遠如歌——中國人『闖東歐』的故事」的自序中，作者新宇提到在東歐的每個中國移民都有其故事，有人成功，有人失敗，有人光榮返鄉，有人在異鄉丟了命。以下可作為本節的一個注腳。

作者在“東歐”混了七年，沒能混出個“人樣兒”，但“賺”了一肚子的故事。

我兩次面對死亡，知到了人臨死之前想些什麼；曾被朋友陷害又被其他朋友救出，悟出了“朋友”兩字的具體含意；一夜“爆發”成“萬元戶”，瞬間又“落魄”為“窮光蛋”，親身感受了金錢的“魔力”；一次誤入“洋牢房”，又理解了身陷囹圄之人渴望自由的心情……

我的經歷僅僅是眾多去東歐掙金的中國人的一個縮影。他們在那裏拼命、掙扎、部分人成功了，一些人失敗了，還有不少人成功、失敗、失敗、成功反反覆覆。當然還有各別人，再也回不來了，他們把性命和“夢”一起丟在那片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可以說，他們中的每個人的經歷都是一部小說。而我只能挑選出一些我認為是精采的片段講述給您聽，想必您也一定能與本書的人物同悲喜（新宇，2004:1-2）。

四、結論

中東歐是在1980年代末民主化後才開放邊界接納外國移民，以國際移民理論中的推拉理論解釋，這是一股對中國移民的拉力。而中國改革開放十年的結果，國營企業逐漸解體，於是釋放出許多勞動力，因此下崗及下海的情況逐漸普遍，於是中國人開始往海外尋求商機/生機，這是推力。1990年代從北京開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興起一股國際倒爺的風潮，這班列車同時也承載著許多中國新移民前往莫斯科及中東歐國家的夢想。

1990年代初中東歐國家民主化及改革開放不久，移民政策鬆散，再由於主管移民的相關單位貪腐嚴重，許多中國移民趁此機會前進中東歐各國。這些中國新移民透過仲介合法或非法地進到中東歐，都是花費高昂的代價，於是他們都背負

高額債務在身。於是中國移民工作特別辛勤，機會雖多，但在剛開放不久的中東歐國家仍是處境艱難，匈牙利在1980年末與中國簽署雙邊免簽協定，三年內吸引了近三萬中國移民，卻在1990年初不預警的片面撕毀協定，許多中國移民需要再申請簽證，結果導致未及簽證的中國移民被遣送回國，甚至被關入監獄。1990年代中國移民在中東歐面對許多未知數，他們也被當地社會排擠。

2000年以後的中國逐漸富有，中國大陸市場經濟改革有了成效，前往中東歐的中國非法移民已大幅減少。再者，中東歐國家也在歐洲化的歷程中，逐步完善其移民政策，並在歐盟的共同邊界管制下，減少了外來人口的偷渡。目前到中東歐各國的中國移民數目大致都有個定數，少有起伏波動。易言之，1990年代中東歐的中國移民故事已成為一段特殊的移民歷程。本文僅簡單地透過一些文本摘述這段歷程，以做為記錄。不過，中國移民在中東歐的故事並未從此結束，他們有新的篇章繼續著。

參考資料

- Nyiri, Pal, 2003, Chinese Migration to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41. 239-265
- Raffaele Oriani及Riccardo Stagliano著，鄧京紅譯，2011，*不死的中國人——他們幹活，掙錢，改變著義大利，因此令當地人害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新宇，2004，*歲月並非永遠如歌——中國人『闖東歐』的*



匈牙利布達佩斯的四虎市場（90年代中國移民聚集之處）

- 故事，北京：華文出版社劉戰英，2011，夢斷東歐，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 莫邦富著，關永昌譯，2002，拼著——在俄羅斯和東歐的新華僑，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沙岩，2001，白魚——遊蕩東歐的中國商人，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
- 李中強，1992，淚灑多瑙河——中國人在匈牙利，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
- 茂春，1992，中國人在東歐——90年代新熱潮，出國淘金紀實，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
- 凌一鳴，1993，茫茫東歐路，北京：群眾出版社
-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2013中東歐夏令營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中東歐教學研究中心在繼2011年第一屆中東歐夏令營成功舉辦之後，隨即在張家銘前系主任的積極規劃及經費爭取下，今年再度舉辦本系的第二屆中東歐夏令營。本屆中東歐夏令營的整體規畫包括四階段：第一階段為101學年度上學期——活動設計及招生；第二階段為101學年度下學期——中東歐課程培訓；第三階段為101學年度暑假（6/29-7/11）——中東歐語言文化學習及社會踏查；第四階段為102學年度上學期——中東歐夏令營成果發表。

本屆中東歐夏令營報名人數為27人，實際錄取16人，涵蓋本系大學部各年級及研究生，本屆中東歐夏令營實際成員為1位帶隊老師及16位學生。參加學生必須接受一學期的中東歐培訓課程，包括3場中東歐專題演講、4場中東歐工作坊及5場中東歐沙龍討論會等。本屆中東歐夏令營為期13天，分為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中東歐語言文化學習（6/29-7/4），學習地點在斯洛伐克的Presov大學，主要學習斯洛伐克語、音樂及舞蹈等；第二階段為中東歐社會踏查（7/5-7/11），踏查地點包括捷克的布拉格、德國的德勒斯登及奧地利的維也納。社會踏查分為4組進行，每組負責一個研究題目，分別是「卡夫卡與布拉格的『存在』——評後工業社會現象」、「『文化觀光』的社會凝視——布拉格、德勒斯登與維也納的考察」、「音樂社會學——莫札特的昨日與今日」及「在布拉格與維也納品咖啡——日常／文化社會學視角」。

此外，本夏令營另有安排一整天（7/8）的參訪、座談及專題演講，參訪及座談地點在台北駐捷克經濟文化代表處，主要由薛美瑜代表親自為夏令營成員解說捷克的政經情勢與駐外人員的工作及生活等。專題演講有二，其一在捷克科學院的社會所，由Z. Mansfeldova研究員主講歐洲的社會安全建構；其二在捷克查理大學的社會科學院，由H. Jerabek教授主講捷克的總統直選。中東歐夏令營除學術及研究活動之外，亦有名勝古蹟與BBQ度假行程等。經過行程緊湊的夏令營學習之後，參與學員回台不久即須繳交3000字的研習心得，並將在102學年度上學期進行分組的研習成果報告。

本屆中東歐夏令營的特色及成果至少有以下幾點：(一)長期間培訓及學習：夏令營雖只為期13天，但學員的行前學習卻長達一學期，成果發表亦有二個多月之準備。(二)互助精神之培養：由學員分工擔任總務、文書、醫護、攝影及採購等職，發揮互助精神，活動期間並訂有生活規約，如遲到罰則等。(三)獨立研究與外語之學習：各組的社會踏查研究都必須找尋在地對象進行訪談，以此訓練研究法及學生開口講英語的能力。(四)集體成長之學習：每天晚上就寢前皆有安排會議，討論當天的學習狀況、個案探討的機會教育及隔天行程交代等。東吳大學社會系的中東歐夏令營集合了中東歐特色教學、培養學生全球視野及國際觀、訓練學生獨立自主互助精神等成效，冀望在此經驗的累積基礎上，期待下一屆。

（撰文者／鄭得興，東吳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